

DANGDAIWEIXINGXIAOSHUO

□主编 / 郑允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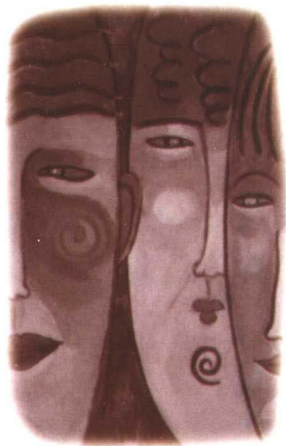
当代微型小说
新锐精品方阵
薛涛 卷

XINRUIJINGPINFANGZHEN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与花
交谈

薛涛
/ 著



□主编 / 郑允钦

当代微型小说
新锐精品方阵
薛涛 卷

U O
F A N G Z H E N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交谈

与花

薛涛
/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与花交谈/薛涛著. —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2

(当代微型小说新锐精品方阵)

ISBN 7-80647-426-9

I. 与... II. 薛... III. 小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85825 号

书 名:与花交谈

作 者:薛涛

出 版

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南昌市阳明路310号江西出版大厦)

网 址:WWW.BHZWY.COM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南昌市印刷四厂

开 本:850mm×1168mm 1/32

印 张:6.125

字 数:11.6万

版 次:2003年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 数:1-5000

定 价:9.00元

ISBN 7-80647-426-9

邮政编码:330006

电话:0791-6893619 6894717

(江西文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序

郑允钦

进入 21 世纪，文化市场上出现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许多文学刊物纷纷改头换面，改为专门刊登微型小说或主要刊登微型小说，有的甚至连刊名也予以更改。报亭书摊随处可见微型小说的身影。

与此同时，水果、蔬菜市场也出现一个奇特现象，小西瓜、小西红柿（又称珍珠果）纷纷占领水果、蔬菜摊点，成了抢手货。

这恐怕不是一个巧合。人们舍大取小，是因为小有小的特色，小有小的优势。

大比小好，长比短强，是人们的传统观念。这种观念违背客观实际，不符合唯物辩证法，必然遭到淘汰。

在科学不发达的古代，中国的先哲就说过“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的至理名言。

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更是一再证明了小东西的厉害：威力大的炸弹，不再是体积庞大的重磅炸弹，而是原子弹；医疗上用的超短波穿透力比短波厉害，而微波比起短波与超短波，又具有更强的穿透力，能够杀灭深藏于组织内部的细菌；还有近年来取得重大突破的威力无比的纳米

技术……

再来看微型小说。微型小说实际上古已有之，不过一直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20世纪80年代，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生活的快节奏化，微型小说开始真正崛起，以轻捷灵巧之态，露出其锋芒。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微型小说已拥有一支数以百计的创作队伍，这支队伍每年生产着数以万计的作品。这是微型小说能够走俏市场的客观条件和现实基础。《微型小说选刊》的月发行量由创刊时（1984年）的几千册跃升至如今的近七十万册就是明证。

但微型小说能够走俏市场，能够比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拥有更多的读者，主要不是依靠它的数量，而是其质量。微型小说的质量与微型小说的本质特征是分不开的。笔者以为，微型小说的本质特征是一个学术问题，需要专题探讨，这里我只提出五个字：小、巧、新、奇、深。“小”是指篇幅短小，便于阅读；“巧”是指构思巧妙，可读性强；“新”是指题材新颖（能够迅捷反映现实生活），吸引读者；“奇”是指视角奇特，开拓思维；“深”是指思想深邃，撼人灵魂。其中最重要的乃是一个“深”字，即用极小的篇幅包含极大的思想，犹如原子弹一样，通过读者阅读和思维的引爆，释放出威力无比的“原子能”，震撼人的心灵。这就是微型小说富有魅力的根本所在。

由于微型小说崛起和繁荣的历史还较短，人们对它的认识尚属初浅阶段。商人们竞相出版微型小说只是为了牟利，致使市场上微型小说类刊物鱼龙混杂，一些小故事、小

品文也打着“微型小说”的旗号招摇过市。文学评论界至今仍有人将微型小说视为“快餐文化”而不予重视。

因此,提高微型小说的品位,出版优秀的微型小说作品专集就成了当务之急。为此,我们特组织选编了这套“当代微型小说新锐精品方阵”丛书。该丛书作者滕刚、蔡楠、尹全生、陈永林、薛涛都是微型小说界的新锐,属于生龙活虎一类,他们的作品各具特色,但都富有朝气,且都处于创作上升时期,阅读他们的精品力作不但可窥见当代中国微型小说的大体风貌,还可了解和掌握这一新兴文体的发展方向。

我们期待着有更多的微型小说作家新锐产生并加入到这一方阵中来。

微型小说群星璀璨时代的到来,应当不会太远。

2002. 12. 18

我的这些小果们(代序)

这本集子里的作品多半是十年前开始的疯狂投稿结下的小果子。几年过去，它们便零零散散地挂在树上了。我总是担心会一点一点丢掉它们，就像从前一点一点得到它们一样。于是经常想，要是为它们准备一个箩筐多好，我可以采集它们，然后把它们高高挂在记忆的一角收存起来，收存起那些年的一切——我种植了它们收获了它们，它们并不饱满但毕竟浸着我的汗水啊！

这样想着一边做别的事情，百花州文艺出版社、《微型小说选刊》的编辑竟来电话了，说他们准备好箩筐了，快点送它们来吧，于是便有了这本小书。感谢他们。当初《微型小说选刊》就多次转载过它们，有的还被他们编入《微型小说三百篇》、《世界微型小说经典》等书。

采集这些小果子，我用了很多天。我不想三拳两脚就收拾掉那么长的旧时光。我须耐住性子，就像检出过去的照片要一张一张端详才行——这篇，我与编辑几次通话；那篇呢，好像有位外省读者不太喜欢，写信来讨伐过我；还有它，为了它我熬了半夜总算为它找到一条满意的尾巴——几年过去了，它们都还是老样子，可当初的人老了，当初的时光一去不返了。

托尔斯泰说，微型小说是训练作家的学校。是这样的。在我写作的最初几年，它们训练了我，让我有了一点写作的

经验，我甚至想通过它们做我的文学梦了。可后来我还是背叛了它们，带着隐约的歉疚和不安把更多时间用来写更长的东西。我长篇大论写啊写啊，常常大汗淋漓，那时才更加怀念种植那些小果子时的种种乐趣儿和它的种种好处——不能缺少智慧，又要懂得节制，它几乎具备了小说的全部因素，却偏偏不肯亮出架势吓人。

有一年初春，我去一个山谷旅行，残雪中一片灌木上挂的几枚小果子吸引了我。历经寒冬，它们仍旧牢牢抓住枝干并且愈加红艳了。我轻轻摘下一枚含在口中，淡淡的甜淡淡的香。事隔多年，已经记不得那次旅行是哪一年了，但那一闪闪的红艳时常在眼前跃动、淡淡的香甜仍旧在嘴角残留。

——这正像我与我的小果子们的感情。

目 录

- 序 郑允钦(1)
我的这些小果们(代序)

我的故事

- 冬天.....(3)
听到最后 (7)
气候(10)
寻人启事(12)
烛光课(14)
 一千九百七十一棵杨树 (17)
曾子谟(22)
文学大师简伟的巨著(25)
怀恋板车(28)
送礼(30)
邂逅(31)
活着(33)
自信溜走(35)

我的其他故事

- 我们第一次拥抱(41)
- 罪过(44)
- 拒绝声音(47)
- 从前的妻子(50)
- 妻子有洁癖(53)
- 彻底丢失(56)
- 空中的白桦(58)
- 兄弟(60)

他们的故事

- 女孩的暖冬(65)
- 黄纱巾(69)
- 与花交谈(71)
- 稻田童话(75)
- 一盆兰草的释义(79)
- 寻找春天(82)
- 天堂(86)
- 归期(89)
- “好”的故事(92)
- 少年与镜子(94)
- 矮个男孩与高个男孩(97)

条件	(100)
神曲	(103)
信任	(106)
画家和他的女儿及妻子	(109)
名人	(112)
改词儿	(114)

他和她的故事

明天花园	(119)
一盆夜来香	(122)
古典人	(124)
景泰蓝花瓶	(127)
关于门	(129)
关于抽屉	(130)
墙壁上的眼睛	(132)
剧情内外	(134)
草坪上的石雕	(136)
遭遇老鼠	(138)
玫瑰梦	(141)
感谢雨伞	(144)
遇见孩子	(146)
夜间电话	(149)
夜客	(151)

他们的其他故事

- 病 (155)
- 想贫穷也不容易 (157)
- 废品 (160)
- 盗窃新举措 (162)
- 遭遇 (164)
- 钓 (166)
- 即兴情感 (168)
- 作家与小偷 (170)
- 钥匙圈儿 (172)
- 寻找野狼 (175)
- 笼子 (178)
- 绝妙经历 (181)
- 空城计 (183)

我的故事

冬 天

下面的故事缘于我和雪拉对爱情的不切实际的估价。我们都不谋而合地认为爱情产生的热能足以抵御大北方冬夜的寒流。我们坚信给对方一个拥抱足以胜过一件纯毛大衣。

我们按计划出发。我想门卫老头一定很不理解眼前这两个走向冰天雪地的孩子。

“这天挺凉快的！”我大声说，是想让他听见，在冬天里说“凉快”这本身就是对寒冷的一种蔑视。

“的确，我们走一夜。”雪拉也大声说。

“对，一整夜！”

我们发誓开创这所学校建校以来的恋爱纪录：为了爱情，来一次夜不归宿和全校通报批评。那老头尽可以按学校规定锁上宿舍所有大门切断我们的退路。

我们走在大街上，那是我们相爱以来最彻底最到位最唠叨的一次长谈。我为此热血沸腾。雪拉的脸格外红，弥漫着一层热气。这女孩挽着我高兴得像夏天绿草地上的一头小花鹿。我原以为我们的肆无忌惮会惹来行人的品头论足，事实上那些行人都把自己裹得像份绝密文件，只顾踩着分秒瞄着某个方向紧赶。

又过了很长一段时间，车辆行人似乎都找到了家，这城市的大街变得宽阔无比，路灯闪烁，一派冷色调。我的身体不由自主颤抖了一下，我便感到不妙。我应该永远热血沸腾才对。雪拉则更加靠紧我，后来雪拉不情愿地说，天凉多了。我说，没有啊……

我们都不愿意怀疑爱情的巨大御寒作用。

我们在一家餐馆吃掉了两碗热拉面，吃得狼吞虎咽。雪拉多多地喝汤不肯浪费一点点热量。这一遭挥霍掉了我们那晚的所有金钱。我们出发时只带了爱情，别的都忽略了。

夜在延续……

得说这半夜我们基本是在热烈欢快的气氛中度过的。雪拉一个人提供给我的热量比我以往十八年中所吃的米饭提供的总和还多。

一切变化发生在零点以后。我相信那天的后半夜来了西伯利亚寒流，一下就冲垮了我们用爱情构筑起来的防寒大堤。

我们在一个避风的角落拥抱，并夹杂着身体的战抖。而我们都明白，那不是激动，是寒冷。寒冷像一头猛兽站在我们面前，我们不知所措。

我们决定逃向火车站，那里的候车室至少不是露天的。很明显任何守法任何以赚钱为目的的旅社都不会接纳我们这对既没带身份证又没带钱的疯子。

我们死心塌地躲在候车室里，时而拥抱时而搓手跺脚，

并暗暗咒骂每一个出入不关门的长尾巴家伙。渐渐地我们都没有了谈话的热情。这又让人感到尴尬。雪拉的脸色苍白得像搽了很厚一层增白霜。余下的夜开始拉长，寒冷无处不在无孔不入。雪拉缩成一团说，我真想死掉，真想。我于是一阵悲哀，我说我也想，不过为了你，我得活下去……

在这种情况下谁都会产生侥幸心理。所以我理解雪拉。我们便开始向学校挪动，幻想着能穿过一道道大门钻回自己的被窝里去。

走近校门时我俩变得小心翼翼。远远地能看见校门旁的收发室小屋还亮着灯光。

我不小心踢响了一块东西，马上听见小屋里一声咳嗽。

“是你们回来啦？进来。”那个老头的说话声。接着他出来了，手里的钥匙丁丁当当，很诱人的乐曲。

我和雪拉呆立，思维都快结冰了。

“我早掐算好了，过不了后半夜两点就得逃回来。还想去一夜？傻话。”

“您一直在等我们……我们其实是困了，不是怕冷……”我们支吾着。

走进学校了。我回头看见走头儿还站在那儿，借着灯光能看见他正瞧着我们狡黠地笑，还笑出了声。他救了我們，他违反了学校的规定给两个夜不归宿的学生开门，他居然等了大半夜……我的思维开始复苏。

我突然感到冬夜又暖和起来了。雪拉也说，怪了，天不